

目 录

编者的话.....		
版画家杨讷维的创作生活道路.....	邱德 ^益	1
杨讷维等人和地下党员在太平活动的一些情况	藤县党史办公室	7
往事琐忆(一).....	韦振林	11
活捉匪首胡家龙.....	陈和真	24
匪巢亲历记.....	黄汉超	29
藤县在外部分专家学者著作目录汇编表.....	周芝德整理	34
藤县古联拾选.....	黄汉超搜集	44
查考进士题名碑小记.....	邱德 ^益 周芝德	49
清末以来太平镇小学教育情况.....	廖盛春	50
一九二六年石桥乡农民运动简况.....	邱德 ^益	57
关于藤县解放及县人民政府成立日期的有关记述	廖盛春	63

版画家杨讷维的创作 生活道路

邱德楹

杨讷维，原名杨日基，笔名尼基、若为、聂横等，我国当代著名的版画家之一，1912年10月22日，他出生于藤县蒙江秀水村（今蒙江镇江权村），1921年随祖父迁居至八里外的江口村，不久，又随祖父到梧州、广州、澳门等地避难，在动乱中度过自己的童年。

杨讷维自幼勤奋好学，机敏聪慧，尤其爱好文学和艺术。1931年他就读于梧州市广西大学预科班时，便为毕业同学录设计、装帧、插图，开始显示自己的艺术才华。在鲁迅先生提倡新兴木刻运动的感召下，他用自制的简陋的工具，自学木刻，这在当时文化落后的广西，实在是罕见的事情。当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侵占我国东三省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。杨讷维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，以文艺为武器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他和同窗好友张达心（玲心）、梁廷圃、廖邦昌、黄振己等人一起，创办了进步文艺团体“霄征文艺社”，编辑出版《霄征》文艺月刊、《霄征》文艺双周刊（《梧州日报》副刊）《子夜》周刊（梧州《大公报》副刊），撰写文章，宣传抗

日。同时，他还参加课余话剧演出活动，在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举行庆祝1934年元旦的文艺晚会上，他和张达心合作，导演并主演了进步话剧《活路》（编剧松道夷）、《潮上的悲剧》（编剧田汉），颇具影响。

1934年夏，杨讷维肄业于广西大学预科班。之后，他辗转广西各地，曾经担任过中、小学教师，也曾担任过地方报纸的编辑，颠沛流离。目睹黑暗、腐败的社会，他要呐喊、要抗争，长期积累的思想感情形成强烈的创作欲望。1937年他任《梧州日报》编辑时，他的处女作版画《脚步和着脚步》，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从此，他开始了木刻创作的漫长生涯。接着，于1938年，他用自制的木刻原版印刷出版《抗战木刻歌谣》小册子；同年，他的木刻作品《抢救沙堤决口》和《壁报在农村》，发表于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（在香港出版）。1939年，他又创作了《马克思像》、《一边是在庄严的工作，一边是荒淫无耻》、《逃亡向何方》等作品，发表并展出。他的作品，构思新颖，形象鲜明，线条明快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

杨讷维是一位正直严肃的艺术家。他寡于言笑，却爱憎分明。他用木刻这种独特的文艺武器鞭挞黑暗，歌颂光明，表达他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。他到那里，就战斗到那里。

1940年，他在八步临江中学任教时，创作了版画《灯红酒绿舞步轻》，发表于《野草》杂志（桂林出版），对昏庸腐败的国民党达官贵人作了辛辣的讽刺。

1944年，他在省立柳州中学任教时，与友人联合举办《柳州生活画展》，他创作的版画《流浪》、《难民群》、

《逆流而上》、《一年辛苦尽纳地租》等作品，也同时展出。在这些作品里，他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，对统治者表示控诉。

1944年秋，日军侵占藤县，杨讷维返回家乡，担任藤县民众自卫委员会宣传股长。他与好友卓楠祥及地下党员杜国宗、魏辛策等人一起，在太平镇创办了“海燕派报社”，公开代售《广西日报》（昭平版），半秘密地投递《新华日报》（重庆版），创办了街头壁版，宣传抗日，传播我党我军的战斗消息，宣传本地民众抗日斗争的事迹。与此同时，他取材于太平，创作版画《农八婆》、《盲女群》、《乞丐者》等，真实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。他与卓楠祥等人一起，举办了以木刻版画为主的《太平人民生活画展》，也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。

1946年，杨讷维在桂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。当时，蒋介石坚持反共，发动内战，把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。杨讷维面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，创作了许多版画，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，如《劫后》、《骚动》、《悲号》、《沉默的抗议》、《失踪者的下落》，等等，象匕首、投枪那样尖锐泼辣，一针见血，直刺反动派的痛处。国民党当局对杨讷维这样的文化人，当然无法容忍，对他进行迫害。杨讷维于1947年7月被迫秘密逃亡香港。到港后，他参加从内地逃亡到港的美术工作者所组织的“人间画会”，继续创作，继续战斗。他的主要版画作品《新闺怨》、《血是不会白流的》、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、《鲁迅与青年》、《为了饥饿的缘故》、《破仓分粮》、

《午夜、三等电车》、《愤怒的人民》、《母亲的控诉》等，经“人间画会”组织展出。1949年，他的木刻选集《怒向刀丛觅小诗》在香港出版后，于九月间进入广东东江游击区，直接投身到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行列。他先在教导营工作，绘制毛泽东同志等领袖的大幅画像。广州解放时，他随军入城，在广州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。1950年至1953年，他被任命为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美术部教授，1954年当选为中南区文代会代表。1956年，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成立，他任秘书长，接着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。1979年，他当选为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代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。1980年他又当选为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及《版画》的编委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讷维投入新的工作，这更加激发他的创作热情，他用木刻创作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思想，表达一个艺术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。例如：反映工人们为了医治战争创伤、积极恢复生产的《修复》；恢复生产后，工人们以优异成绩和无比喜悦的心情向党报喜的《报喜》；反映农民们发展生产的雄心壮志的《向海要地》；歌颂具有高尚共产主义品德的《火凤凰向秀丽》；歌颂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白衣战士《夜班完了》；还有反映南海之滨渔民风情的《秋风渔港》、《待渔归》、《与九级风浪搏斗》等等，这些作品，抒发作者的革命豪情，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讷维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他一生追求进步，追求光明，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。他更加努力学习，深入生活，积极创作，在他的新作中追求更

新更高的艺术境界。1957年，他创作木刻组画《广州起义》，便体现出他深厚的思想基础和艺术功底，这套组画共六幅，画面壮阔，气势磅礴，描绘了革命者从起义准备到起义失败的过程，以《新生》一幅画面为结束，它形象地说明，起义失败并不是革命的结束，而是新的斗争开始，寓意深刻，使人回味无穷。杨讷维这套木刻组画，取材于我党领导下的广州起义，歌颂革命先驱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，构图巧妙，想象丰富，刀法自然，不愧为一首英雄的史诗，一颗鲜明夺目的艺术明珠。

1958年，杨讷维访问苏联，参加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开幕式，并以作品《报喜》参展。回国后他一直坚持创作，他的作品充满时代激情。

正当他发奋创作，硕果累累的时候，他和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“史无前例”的厄运。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他惨遭迫害，被无休止地批判斗争，眼睛被无辜地损伤了，其中一只失明，这对于从事视觉艺术的木刻版画家来说，是多么严重的摧残！他的作品被当作毒草除掉，没有发表和展览的权利。他和许多人一起被赶进“牛棚”，接受“再教育”，直到1972年病情加重，才准许离开干校。但是，作为一个人民的艺术家，身处逆境也不会轻易地放下自己的刻刀。他在健康状况极为恶劣的情况下，仍戴着两副深度近视眼镜，用一只眼睛吃力地在木版上耕耘。杨讷维在这个时期仍不断有新作出手，他1976年创作的《长空雁叫露晨月》于197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送到十四个国家同时展览；《战士指南南粤，更加郁郁葱葱》被选送参加1980年第二届亚

洲美术展览；《待渔归》被选入法国巴黎1982年沙龙美展。他的版画走向世界。他在垂暮之年，仍焕发着艺术青春。

文贵在创新，画也贵在创新。杨讷维的可贵之处，就在于他终生努力探索，刻意求新，永不满足自己已有的艺术成就。鲁迅先生曾指出：“惟汉人石刻，气魄深沉雄大；唐人线画，流动如生；倘取入木刻，或可另辟一境界”。遵循这一教导，杨讷维从六十年代起又开始学习汉、唐石刻画像艺术，他大胆尝试，吸收和运用唐墓石刻装饰画的线刻特点，发展成为阴刻白线的表现手法，如《放马》、《剪就熏风千片》、《絮语晚风前》等新颖作品，都是另辟蹊径的成功之作，这种阴刻白线的表现形式，逐渐成为讷维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杨讷维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木刻艺术家。他的创作，源于生活，坚持写实，致力于精雕细镂，然而却充满浓厚的文学色彩，耐人寻味。他博学多识，不仅能舞弄刻刀，还能诗能文，往往作画如作文，构图别致，雕刻上刀法多变，黑白鲜明，创造出一种感情集中、朴素而爽朗的版画艺术语言，很富于感染力。人民喜爱讷维的木刻，因为它能够反映着“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”，表现着“现代社会的魂魄”（鲁迅先生语）。

杨讷维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卓有成就的版画家之一，他的作品，题材十分广泛，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，分别收入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》、《中国版画集》、《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》等大型画册之中。为了表彰杨讷维等版画家的艺术成就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于1962年在北京举办《力群、黄

新波、杨讷维版画联展》，于1963年举办《黄新波、杨讷维版画展览》，分别到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重庆、南宁等十多个城市巡回展出。此外，1963年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杨讷维作品选集》，1982年，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讷维版画选》。1984年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讷维木刻》，杨讷维为我国新兴的版画艺术增添了光彩，为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。

此外，除了本行，杨讷维在诗词、散文、文艺理论等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。他的文章、诗词、散文见于建国前后的各种报刊杂志，可惜没有很好地收集整理；只是他访苏时所作速写、通讯、诗词，曾经编过合集——《寄自黑海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；他的《川游》诗五首，已收进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岭南当代诗词选》。

讷维于1982年4月11日病逝于广州，终年七十岁。

杨讷维等人和地下党员 在太平活动的一些情况

藤县党史办公室

一九四四年，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广西，八月间，在柳州中学教书的杨讷维被迫返回藤县，他以太平镇为落脚点，

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

当年十月的一天，石桥乡荔枝村小学教师卓楠祥带着两位青年朋友来到了太平镇，找到了杨纳维，商量如何安置这两位青年朋友的问题。杨纳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
这两位青年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到太平镇？原来，他们是刚越狱出来的共产党员。其中一个，叫杜国宗，又名杜修田，系广东普宁县流沙乡西陇村人，一九三八年加入地下党组织，曾任中共普宁县区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、中共中央南委高陂交通站负责人等职；另一个叫魏策辛，系广东省增城县福和区合益乡上新村人，曾在中央特委增龙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担任中队长。这两名共产党员，都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关押在湖南衡阳。同狱的还有一个地下党员叫张其刚，他和杨纳维、卓楠祥是老朋友，关系很好。日军进犯衡阳时，监狱转移，遇到日军截击，这三个共产党员趁混乱之际，一齐逃脱国民党的魔掌。张其刚带着杜国宗和魏策辛，来到了石桥乡荔枝村，找到了卓楠祥。现在，卓楠祥又把杜、魏二人带到太平镇，找到了杨纳维。

当时，藤县已经沦陷，日军就驻扎在离太平四、五十里的平南丹竹机场，到处白色恐怖，要安置这两个人，当然要冒很大风险。但是，杨纳维满口应承，想出了办法。他和卓楠祥一起，与太平镇德胜街的贫困屠户林七哥（林祚球）商定，叫杜、魏二人和他一起开办小屠宰坊，杜、魏二人吃、住在隔邻的梁继华家。贫苦出身的林七哥，十分同情杜、魏二人的处境，乐意与杜、魏合伙开办屠宰坊。在杨纳维、卓楠祥的大力支持下，小屠宰坊终于开业，生意越做越好。

这样，杜国宗和魏策辛在太平镇潜伏下来。

太平镇是藤县北部最大的圩镇，地处梧州至省城桂林的交通要道上，趁圩人南来北往，很是繁华，平南、蒙山、昭平、苍梧等县的人也来此赶圩场。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杨讷维除了拿起笔写文章、拿起刻刀搞版画外，又和杜国宗、魏策辛、卓楠祥等人一起，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创办了“海燕派报社”，公开代售《广西日报》（昭平版），半秘密地投递《新华日报》（重庆版），宣传全国的抗日形势，传播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战斗消息。派报社的社址设在德胜街90号梁继华家。当时的《广西日报》（昭平版），是一份具有鲜明特色的进步报纸，主编莫乃群先生是藤县古龙乡人，由杨讷维与莫先生联系，得来报纸代售。《新华日报》（重庆版）是由杜国宗与重庆方面联系，通过邮寄而来。当时，人们非常渴望知道抗战消息，报纸一到，顷刻间被抢购一空。德胜街还有一个“海燕派报社广告处”，定点张贴《广西日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，围看的人经常挤得满满的。

在“海燕派报社广告处”对面的空地上，他们还办起一份街头壁报。这份壁报的内容，主要是摘登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广西日报》的新闻消息，同时报道本地抗日的真人真事。例如和平乡绅士何名球贪生怕死，派人去平南丹竹与日军讲和，给日军送米、送酒、送猪肉、送黄糖，还请日军午未大尉等五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到和平，设宴招待，燃放爆竹表示欢迎。对何名球的可耻行为，人们十分痛恨，怒骂不休。杜国宗他们及时在这份壁报上发表文章，怒斥何名球引狼入室，杨讷维配上漫画，辛辣尖刻，群众看了感到痛快。

这份壁报以藤北抗日自卫队队部的名义作掩护，不定期出版，文字通俗，简短易懂，图文并茂，有时还加插一些诗歌短评，群众很喜欢观看。这份壁报一直坚持办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出了最后一期《号外》，才告结束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势力迅速抢占太平这块地盘，横征暴敛，勒索人民，欺压百姓，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杜国宗等人发动群众，开展了抗税斗争。针对国民党稽征处增收屠宰税一事，老杜串通镇上的屠宰商贩到附近各村去，就地宰杀肉猪，就地销售，群众不用到圩市也能买到猪肉。他还鼓动太平镇的“生意状元”卓干才，与梧州一些商号挂勾，在太平河下游的石桥、五屯等村收购肉猪，直运梧州等地。这样，使国民党太平稽征处收不到屠宰税。杨讷维针对稽征处对农民出售猪花苛税一事，撰写了《太平稽征处陈明波勒索人民的行径》一文，发表于《广西日报》（昭平版）。群众看了，拍手称快。

杜国宗等人在太平的活动，被藤县的国民党政府察觉。一九四六年春，他们逮捕了老杜，迅即解押梧州。消息传出，太平民众十分气愤，纷纷联名上书，为杜国宗担保。卓楠祥得到消息后，立即到古龙找莫乃群先生（他当时因事请假回家），商议营救老杜的办法，莫乃群先生当即出具证明，说杜是《广西日报》通讯员。杨讷维撰写一则评论，质问当局：“揭发小吏贪污勒索，乃通讯员之权利，何罪之有？”这篇文章发表在《广西日报》上，得到社会各界舆论的支持。张其刚接到卓楠祥关于老杜被捕的来信，立即偕同

夫人何菲亲临梧州探监，同时发函向其老同事、崇善县县长任敏求援，不久收到崇善县政府寄来“杜国宗系崇善县社会科科员”的证明。在各方面的努力营救下，国民党政府也抓不到什么证据，终于将杜国宗无罪释放。

往事琐忆(一)

韦振林

座洞村民众英勇抗日及被惨杀纪述

一九四四年秋，我前往大西南上学，时值日寇大举进犯广西，妄图打通中国南北，而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，我夹在往大西南逃难的人群之中，由于拥挤不堪，被塞于途，又染上了疟疾，无法前行，只得折道回到老家——原石桥乡。

我到家不数天，日军袭击与石桥乡相邻的平南县丹竹盟军飞机场，从古龙方向源源而来，石桥乡一带的村庄便成为日寇最后的一个驻歇站。日寇歇脚后，四处抢劫，滥杀牲畜，拆下民房作燃料。石桥乡一带民怨鼎沸，纷纷组织抵抗。当时，我也参加抗击日军的活动。

一次，我们各村的自卫队联合起来，在日寇必经的太平岭十字路口低洼处，截击敌人，获得毙敌六名的战果，还解救一批被日寇掳去的担夫。

座洞村是位于太平岭十字路口附近的一个大村庄，人口

逾千，自卫队实力较强，当时梧州盐务武装一部分人员也在那里；村中房屋稠密，通道有序，村四处有炮楼，可以互相照应；村北面与黄官背村相望。日寇由于在太平岭十字路口失利，便把座洞村视作眼中钉。

当年十月十日，日寇第一次来犯，当天中午，他们集中了300余人的兵力，从平南方向开来，到十字路口后，兵分两路，一小部分攻打座洞村附近的河村及合安楼，以切断座洞自卫队的外援，大部分兵力向座洞村进攻。

座洞村自卫队员，个个严阵以待。

另外，日寇又派出一小股兵力，由一名军官率领，攻打黄官背村，刚靠近村边，村内自卫队员众枪齐发，当场毙敌七名。那军官急得发疯，舞动着指挥刀，指挥敌兵向吴春南的炮楼猛烈开火，封锁了该楼炮眼。扼守在炮楼内的自卫队员立即另挖小孔，向敌还击。李永玉沉着瞄准，一枪就打死那个军官。两个敌兵立即上前抢尸体，结果一死一伤。接着，日寇多次上前抢尸，都被打退，只好丢下尸体，草草收兵。

事后，自卫队员们从日寇军官的尸体中缴获夜光表一块、指北针一只、望远镜一副、手枪一支、指挥刀一把，又从敌兵尸体中缴获六五式步枪一支、子弹30余发，还有少量食物和药品。

再说攻打座洞村的日寇，他们兵分三路，从东、北、西三个方面向村庄进攻。

从东面进攻的，是攻打守更楼。一小股敌兵靠近楼前，来势汹汹，立即被自卫队员密集的火力打死五名，打伤多

名。然后敌人又强攻数次，亦未奏效。强攻不成，遂派出数人迂回偷袭“大夫第”城楼，但是还未靠近楼门，便被梧州盐务武装人员击毙四名。

从北面进攻的敌人，主攻北闸门。几名敌兵在火力的掩护下，扛着大木条，冲击楼门。扼守在吴受芝屋内上的自卫队员，居高临下，开枪射击，梧州盐务武装人员又从右侧助战，形成倚角交叉火力。他们先后打退敌人数次进攻，毙敌六名。

从西面来犯之敌，自石甑山梁发起攻击，企图夺取吴景仁的四角连环炮楼。四名敌人刚越过围墙大门，便被消灭。炮楼上火力密集，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。

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中午。日寇一无所获，只好撤回平南丹竹。撤退之前，向村里乱炮轰击一阵，又烧毁村外茅屋三间。躲藏在茅屋内的三名村民被活活烧死。

这一役，取得明显的胜利，共毙敌二十六名，其中军官一名，毙伤多名。村自卫队员仅有两人负伤。

几天之后，日寇再次攻打座洞村。这一次，敌兵力增至500余人，象上次那样布阵，包围座洞村，并在村外三面高地上安置钢炮多门。日寇发起攻击，先用炮火猛轰几座炮楼。一时间，村内硝烟弥漫，弹片瓦片乱飞，墙崩梁折。接着，日寇又用机枪向炮楼猛烈射击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枪炮声停息，但是没有敌人向前冲锋，村内村外一片沉寂。

不多久，只见一个举着白旗的人向前走来，呼喊着不要开枪。人们一看，原来是三天前到鸡笼崖观看坠毁飞机时被日寇抓走的韦五。现在他被派遣回来送信。

老人吴桑廷首先阅看来信。信上说，双方今后要“友好”“共荣”，条件是全体村民要出来，听候“皇军”讲话，然后发给“良民证”。

吴桑廷征求各人意见。反对出去听“皇军”讲话的是绝大多数。吴桑廷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此是全村大事，反正我老迈了，由我先去试试看。”说着，便独自往村外走去。

不多久，他平安地回来，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日本人说话还客气，有结和好之心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倘若大家不信，多去几个看看。”于是，吴善正和吴伯群又随他往村外走去。

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他们三人又平安地回来。吴桑廷传话似的说：“日本人讲，不用全村人去，壮丁去就得了。日本人讲话后，立即发良民证，然后撤兵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村民们还是没人愿意去，认为这是送肉入虎口，日本鬼是不会安好心的。吴桑廷左劝又说，最后，他和村中年纪长的几个老人们决定，凡愿意出去听日本人讲话的，在村祠堂给他开支稻谷若干，当即兑现。迫于无奈，连吴桑廷在内，总共凑集四十人前去听日本人讲话。

到达指定地点后，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人吩咐吴桑廷，叫他回去多带些人出来。一个青年觉得神色不对，也跟着说：“我也回去，多带些自卫队员来。”于是，吴桑廷和那青年一齐往回走。

年近花甲的吴学兴见状，环视众人，干咳两声，示意走为上计。只见日本军官一挥手，埋伏在四周的日寇一拥而上，把人们围住，刺刀闪闪，强令人们向指定的地点走去。

当到达雷庙岭坪时，又勒令人们跪下，脱去上衣，撕成布条，互相反剪双手捆绑。吴学兴觉得事情不妙，立即左拳右踢，把身旁两名敌兵打翻，拔腿便走。日寇立即追赶上来，将他刺死。青年吴荫凤，拼命挣脱绳索，钻入荒草丛中，侥幸脱身。吴立德当机立断，跃下旁边山崖，也得以逃脱。

没法逃走的人，被押至九都村。日寇从中挑选出吴善修、吴善正、吴积余、吴韶全四人作担夫（他们后来也伺机逃脱），其余三十一人，便用刺刀刺至半死，推入刘彩龙的独家小屋，点燃烈火，把人活活烧死。当时约晚上九点钟左右，火光冲天，人声惨叫，方圆数里之内，都可耳闻目睹。待火势即将熄灭，日寇才扬长而去。

翌日，死者亲属及近邻民众，含恨饮泪，到现场收尸。死者遗体形若焦炭，蜷曲枕地，有的肢体离析，原来的面目无法辨认，实在是惨不忍睹！亲人们只好把他们合葬一墓，共同纪念。每逢清明时节或死者的殉难纪念日，人们集体上坟祭扫，永远牢记这民族深仇。

营救盟军飞行员 豪绅冒报抗日邀功

1944年10月7日午后，一架盟军飞机不幸被日寇防空炮火击中，机身着火，浓烟滚滚，顷刻间，坠落于和平乡务伦村后鸡笼崖下的一道山梁上，烈火熊熊。飞行员跳伞，安全着陆于附近山间。为躲避日寇而隐身于山间的人们，纷纷前来观看。飞行员年青个高，金发蓝眼，身穿草黄

色飞行服，身配手枪和匕首，向群众微笑，和气招手。他先把一叠钞票送给农民黄华章，打着手势，换取便服和竹笠，化装成农民模样，他还指点着手中小册子，招呼人们上面观看。由于猜不透他的用意，大家不敢上前。

其时，务伦村有一位梧州高中毕业生，名叫韦祖彭，及时赶来，见状，快步上前，借助那本英汉对照小册子，与飞行员对起话来。当飞行员得知与日寇驻地仅一山之隔、相距十公里左右时，便请求韦祖彭帮助他脱离险境，免遭不测。

于是，韦祖彭便领着他渡过屯江，到了鸡公冲邱姓祠堂内。当时，当地豪绅、国民党藤县参议会常务委员韦壮生，也在祠堂内隐身躲避。韦壮生是韦祖彭的亲叔父。由他作主，邀请邱德龄、罗伟斌、钟定矩三名梧州高中毕业生前来，计议护送飞行员返回原防地之办法。当晚，他们将飞行员转移到班洞黄端儒家住宿过夜。

翌日早饭后，韦壮生和韦祖彭、邱德龄、罗伟斌、钟定矩、韦佐超、邱盛权等人，配备好武装，将飞行员护送至现平福乡留利村韦培基家。韦培基也是梧州高中学生。

第三天，即10月19日，由韦壮生，韦祖彭、邱德龄三人护送飞行员至沙街小学。罗伟斌、钟定矩、韦佐超、邱盛权则从原道回家。

第四天，即10月20日，飞行员在韦壮生等三人共同护送下，平安抵达蒙山县的陈塘村。通过蒙山县政府与国民党上级机关联系，派来专车迎接飞行员。随专车前来迎接的是一位空军地勤人员，名叫韦田泽，是我县平福乡人。韦壮